

刘铁云的佚诗和几件联语

郭 长 海

刘铁云于1905年夏应友人方药雨（方若）之邀，北上天津，止于天津日日新闻社。《日日新闻》的主编就是方药雨。在天津时，白天与友人社交往来，应酬频繁。晚间则相对有了些闲暇。既是闲来无事，免不了到酒楼戏班小坐。熟识的人知道他是一位名士，常常请他题些文字，以结因缘。刘铁云颇娴于此道，于是，也便随意点染，顺手付人。当时并不自重，也不留稿。会客事毕，回宅休息，已经夜深，即登床酣眠。次日又有应酬，昨天的事，都不记得。所以，其日记中所记之事，都是往来社交朋友之事，仅有个别联语之类留存。

刘铁云既和方药雨是朋友，又沾了《日日新闻》的光，所以他的活动，随时都有人跟踪。今晚所至何处？有甚言语？有甚题诗？在第二天的报上便有新闻出现。这类新闻当时是以小道消息刊出的，可是如今都成了研究刘铁云的珍贵资料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1905年9月份的《天津日日新闻》，发表过刘铁云在天津业余时的冶游情况。下边，按报上出现新闻的时间为顺序，摘记如下：

乙巳八月七日《天津之花·花世界》栏：

刘君铁云赠富顺班福喜、玉仙、银喜之对，迭记《花世界》中矣。今又见刘君又合撰一联，送玉仙、银喜，益见别出心裁。句云：

玉山半侧银海眩

仙蝶双栖喜子飞

按：《抱残守缺斋记·乙巳日记》八月初未见记载。

乙巳八月八日，《天津之花·花世界》栏：

闸口金城馆艺妓三十余人，皆以金字为其名。其中有金龙、金松者，兄弟也。金龙当美洲赛会时，随商人同往，艳名噪美国。其貌不过中人，而肌肤之莹白，实出雪字之上矣。金松则秀外慧中，媚行迹。坐中有刘君者，尤击节赏之，戏赠以诗云：

我所思兮在金松，欲往从之隔远风。天台路渺白云封，刘郎惆怅蓬山蓬。

金松出纸笔索书，得诗喜甚，曰：“持归以耀人。”刘君乘势以语之曰：“能为我一舞之乎？”金松曰：“我辈例不应人……”。（以下缺）

按：此则新闻所记，在《抱残守缺斋 乙巳日记》“八月初六日”的日记中有记载：

夜间，郑君请金城馆饮酒。妓女有三十余人，皆以金松为最，金龙次之。盖皆以金字为排也。

但他却没有记下自己曾经赠诗的事，不知为什么。是忘却了？还是有所避讳？可能当时记日记时，他仅是供自己日后查阅方便，未必还想到要公开，要给别人看。况且是否能保留下来，都成问题，显然这里别有原因在。

乙巳八月二十日《花世界》栏：

玉露横空淡若烟，一钩新月托遥天。金风驱暑酒初醒，铁笛吟秋人未眠。密意已通相见后，深情追问数年前。蕊珠宫里曾相晤，知是瑶池被谪仙。

玉不如温花让妍，一回含笑一嫣然。若非子建难留枕，为遇洪崖许拍肩。一水隔天情脉脉，乱云随雨意绵绵。金风玉露鸳鸯宿，只羨鸳鸯不羡仙。

右洪都百炼生留别富顺班玉仙之所也。诗以玉字起，仙字止。计四首。今录其二。所有其三、其四，明日续登。

乙巳八月二十一日《花世界》栏：

洪都百炼生《留别富顺班玉仙》诗，其三云：

玉女池边月正圆，丈人峰下起寒烟。鲲鹏小住人间世，鱼鸟相忘自在天。树里秋蝉犹嘒嘒，柳梢凉露已涓涓。此情此景休孤负，无恨无愁便是仙。

其四云：

玉骢维系小桥前，把酒临风意惘然。莫道欢欣成往昔，可知尘梦总缠绵。
万里离恨连云锁，一颗香心彻底圆。门外马嘶留不住，天生依是地行仙。

又，集唐联云：

莫道风流无宋玉，
始知地上有神仙。

上联韩偓，下联白居易。

洪都百炼生者，即前本报所登之铁君。篆书古劲。其人本金石家，故无一毫尘俗气也。

按：此四首诗未见《刘鹗集》，可知为佚诗。此次是该诗发表105年之后的首次复载。

嫖界中有一种最恶俗之人，动辄送赠联对。所费者只数百钱耳，自为荣耀，字句不通。不通不计也，毫无见解，自鸣得意，不顾他人之讥笑，吾又何责焉！乃有最不通之对，最恶劣之字，自己不忍出钱买对以赠，而用铅笔书在别客所送最佳之对。直下流不知公德之尤者也。天津人谓之缺德。有洪都百炼生赠富顺玉仙之对，系泥全笺，书写篆文，精致绝伦。十八日，甫经悬挂。午后，有甲乙二人入室，用铅笔将对上书十六字句曰：“玉出昆山，为吾最爱；仙游福地，唯我独眠。”其讹字不通，尚在不屑写之列。所可怪者，有意毁坏他人之物，其存心实不可问。中华、同乐各下处，尚其留心察看，勿使此人溷迹也。

按：此则说刘铁云为富顺所书联，在本文第一则所录之前，因报缺，故未见。

乙巳八月二十二日《花世界》栏：

中华蝶云，天足会中人也。有英姿飒爽之概，闻有客集唐赠之云：

蝶衔红蕊蜂衔粉，
云想衣裳花想容。

铁君游览花丛，多有赠联，闻赠中华大金铃云：

燕赵悲歌出金石，
汉唐歌舞叶铃铎。

一洗陈腐之气，是为难得。

十月二十一日《花世界》栏：

洪都百炼生赠中华贾金铃联云：

彼美宜居铸金屋，
阿依原是系铃人。

写的是钟鼎文字，古气磅礴。又联云：

大泽金银出宝气，
高台铃铎起秋风。

嵌金铃二字，尤为落落大方。

按：此二联可见《抱残守缺斋日记·乙巳日记》“十月十九日”条，两联都有录存。只是，第一联首句“彼美”二字，《日记》作“美子”；第二联末句后三字“起秋风”，《日记》作“吟秋风”。报社记者得稿在先，而作者于次日补记入日记中，当在其后，可能有所改动。所以第三天见报的文字，和它在日记中的文字略有不同。不过，此二联的关键在于“金铃”二字并无错误就可以了。

十月二十一日《花世界》栏：

予前在京，百炼生招至百顺胡同富顺班玉仙房小酌。玉仙貌极美丽，而房中所悬对联无一佳者。予深惜之。劝百炼生撰以赠。生曰：“可！”顿撰联云：

玉人何处月满地，
仙子来时云入楼。

同院有双喜者，貌亦佳。有友号梅生者眷之。梅对百炼生曰：“公再撰双喜一联，可乎？”生曰：“诺！”即撰云：

为看梅萼开双蕊，
却剪生绢画喜神。

嵌“梅生 双喜”四字，满座皆叹其自然。时有绿香仙馆者，吴产也。前张艳帜于上海，今来北京，寓万喜店。是日亦在坐侑酒，其客向生云：“嵌四字甚难。公今日诗兴方浓，何妨再咏仙馆一联？”百炼生应曰：

绿鬓几迷仙雪海，
香云曾扩馆娃宫。

举坐拍手叫绝。

这一则和上一则同日见报，是撰稿者即方药雨的口述，（由此可知，以前各则新闻也都出于此公笔下。）故真实可靠。但所记系前在北京之事。《抱残守缺日记·乙巳日记》七月二十四日（8月24日）条下记云：

无事，遂作寻花之举。初到贾金红家，同宴楼吃晚饭，饭后至富顺访福喜，不遇，见玉仙，人甚蕴籍……

这是在天津。不知此处所记，两者是否同一件事。两处都是富顺班或福顺班，都有玉仙。但是此日记未记赠玉仙联语之事。而且，说玉仙“人甚蕴籍”，显然是初次见面。应当有联相赠。方药雨的新闻，刘铁云的日记，不知二者孰是。

以上八则所记，都是刘铁云游览花丛所撰联语与诗。由此可以欣赏刘铁云的文学才华，并可以考见刘铁云在天津的生活种种，他的内心世界种种。这是研究他的一生的极有价值的资料。

此后，还有一则资料，是天津《日日新闻》1905年9月22日（农历八月二十四日）为《老残游记》一书所做的广告，录如下：

中国第一白话小说《老残游记》出现

《老残游记》一书，洪都百炼生所撰也。分初、二、三、四等集，每集20卷，曾一现于《绣像小说》，海内欢迎。后因绣像馆主人将其第十卷尾改换半页，百炼生遂不发稿。故至十三卷而止。好书不传，人皆惜之。严几道先生云：“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”，梁任公出重价购其全稿，拟编入《新小说》印行。王君晋庵深通英文，曾译心理、伦理、物理等学教科书者，能读英国最深文理之书。读《老残游记》叹曰：“不意中国亦有此人！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。”此三君子者，皆中国文界最上乘也。其推崇如此，则此书之价值可想矣。

七月间，百炼生过津，本社主人再三婉商，始蒙将初集20卷全稿交来。二集稿，面允四个月内交齐。今定于九月初一日起，先印百炼生《自叙》一篇，以后每日付印初集一版，以饯海内君子之望。

本社 白

这则广告，应当出自《日日新闻》的主编方药雨之手。此广告涉及了两件事：

第一件事，《老残游记》的总体设计共有四集，为初、二、三、四集，而且每集竟有20卷，这是过去说不知道的。但是，今天所见，只有初集20回，二集9回，外编一回（残稿），较此处所说相差甚远。而且文内还说，第二集“在四个月内交齐”。由九月后推四个月，正好是十二月末，即春节前完稿。不管此事的有无，但毕竟可以看出，刘铁云对《老残游记》的最初设计，是很庞大的。可惜的是，其后多事干扰，此书竟为未完稿，甚为可惜。

第二件事，广告中列举三个人和他们对《老残游记》一书的评价。这三个人在当时都是名人，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。对《老残游记》都给了相当高的评价。第一位是严复几道先生，他把《老残游记》放在近代史一百年的框架内加以评论。认为它可当“绝无仅有”四个字。直是无与伦比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第二位是梁启超，那时正办《新小说》杂志，对当时的小说界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他想全力搜购，作为《新小说》的名牌打出。第三人是王晋庵，此人稍生疏一些，但据广告所介绍的文字最多、最详，可见此人来历也不小。他的特点是精通世界文学，尤其是当时，在国际上执文坛牛耳的，当然是英国文学。他评论的特点，恰恰是抓住了《老残游记》可以与世界文学中顶尖级的小说来相比，觉得《老残游记》绝不在其次，可见推崇之至。这一段话首开中外比较文学的先例。这三个人是最早对《老残游记》做出最高评价的人。但这个情况一直不为人所知。今天把它们发掘出来，让读者知道，百年前《老残游记》是如何走进读者心灵的。

天津《日日新闻》在刊出这则广告之后，连载了数天。从九月一日起，刊出《老残游记·自序》，内容与文字都与今本相同。然后是方药雨题字的《老残游记》封面，以下是《老残游记》初集目录。可惜的是，九月一日以后的报纸至此缺，下文如何，便不可知了。恰好日本樽本照雄先生收藏有天津《日日新闻》本的《老残游记》，正是本文此后的情况，读者完全可以从其中知道其后的刊出的情况，这里不必饶舌了。

附记一则：

近日读上海图书馆藏《消闲报》在公元1905年10月18日（乙巳年九月二十日）报上刊有《天津之花》一节，也与刘铁云冶游之事有关，录如下

中华茶园大金铃，前者百炼生以联句撰成，尚未书。某日，方伸纸濡墨书就，适有客至，见之，曰：“联中只嵌‘金铃’字，无‘大’字。故上款只可曰：‘金铃校书’云云。亦不可有‘大’字也。请如此书。”书毕，客人曰：“下联宜署‘长剑倚天客’，方合。”百炼生曰：“何故？”客曰：“姑书之，吾当告汝。”遂如言，书毕，客乃曰：“‘大金铃’与‘金铃’判两人也。公之相知，乃大金铃，而金铃乃仆之相知也。故下联应署仆名，长剑倚天客，仆之别号也。费心，谢谢！”乃长揖，卷之而去。有曰：“公如再撰，当嵌‘大金铃’字，方不至为人所夺，此吾所以报公矣！”百炼生曰：“被君骗去对联一幅，又出难题以窘我，有是理乎！”相与大笑。

翌日，百炼生竟如说撰成一联云：

中夜仙生双玉枕

华轩秋对大金铃

嵌入加“大”字，其难百倍，况又须嵌入“中华”二字，而能布置妥贴如此，真不易也。

注云：大金铃，菊花名，见刘蒙《蜀花谱》也。客之骗联者，亦秀亦雅，可以传为佳话矣。

此则与前所述有类似之处，可作为铁云轶事之谈助。

罍

(GUO Changhai)